

第五卷

艾明之文集

· 中篇小说 · 理论 · 散文 ·



 上海文艺出版社

第五卷

艾明之文集

· 中篇小说 · 理论 · 散文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中篇小说

上海 24 小时	3
不仅仅是爱情	81
爱的同一	101
不沉的湖	149
工人的儿子	209
“妻管严”外传	239

理 论

关于人物形象的创造	381
谈谈电影剧本的情节结构	
——学写电影剧本的一点感想	390
略谈反映工人生活的电影剧本创作 ...	409
真理的使者	423
“服务是用文艺去服务”	427
电影创作怎么办?	432
情节放谈	434
题材随想	437
要有一个宏观的文化政策	441
春风又绿江南岸	444
人民——文学的母亲	
——为意大利《人与书》杂志而写 ...	446
一点渊源	450

散 文

人生的驿站	457
上海之忆	465
汽车在叫唤	
——东北行之一	471
会见田桂英	
——东北行之二	479
钢城的早晨	
——东北行之三	483
梦回三钢	487
堪培拉的早秋	
——澳大利亚随笔	491
悉尼港湾抒情	496
泰国漫遊	499
访泰国一家私人收藏馆	506
节前思絮	508
我的祝贺及其他	511
静夜思	513
追思绵绵	
——悼以群	515

中 篇 小 说

上 海 2 4 小 时

—

夜，张开它那庞大无比的翅膀，慢慢地慢慢地罩了下来。

傍晚时分，薄暮的天空却连一丝儿炊烟都没有，每一户人家都把门关得紧紧的，让两条交叉成十字形的马路冷清清的撇在外面。马路上没有人，不，连一条走动的动物都瞧不见，在这渐浓的夜色里，这一小块地方满氤氲了凄凉、恐怖，显示出突然降临的不幸！

谁都不能置信，这一小块凄凉、恐怖、不幸的地方，就在中国最繁荣奢华的都市——上海的版幅里。

在半点钟以前，这里还不失为一个热闹的地方。一个炸弹在路角上开了花，把走过来的日本军官炸死了，这两条马路和两旁所有的人家立刻被封锁了起来。

这是敌人占领上海租界以后，一个最严厉的命令：任何地方发生“反动案件”，都得由该地人民负完全责任。这命令厉行了三年，从来不曾糊涂过，甚至越来越厉害了。当那炸弹在路角上开了花，周围一里以内的地方立刻被封锁起来，所有在这两条马路上的行人，连着附近保甲里派出来的“警卫团员”，一齐被押上汽车载到日本司令部去了，这一小块地方蓦地变成一片没有人烟的鬼土。人们躲藏在屋子里不敢露一点声息，连猫狗都不敢在这两条马路上蹒跚，它们也知道，在这个时候，一片落叶飘下来的黑影，都可能引起心虚的日军一阵自扰的枪声。

在这十字路口交叉点旁边，有几座瓦房，这几座瓦房和附近的店家及住宅比起来，显得寒酸而且过早的衰老。很显然的原先造这些屋子的人，并没有打算作为久年不易之基。它们是在战争初起上海闹

着房荒的时候，被聪明的房产商草率地建筑起来的。它们曾经为主人争了不少钱，现在自己却向着衰坍和破旧走去了。

就在这些瓦屋中的一间，陆道生和他 14 岁的儿子小明。伏在窗棂边屏息谛听着。日兵巡逻队在外面马路上来回巡遶着，那沉重的脚步声，一下一下的仿佛落在这父子俩的心上，那么沉重！那么恐怖！只要脚步声一停，他们的心也突然停住，而血流却急遽地奔跑起来，他们甚至可以清晰地听出血液在脉管里噗噗地走动的声音。

陆道生紧握着儿子的手，捏得小明一阵阵地痛。小明微微挣扎着，企图从他的紧握中抽出手来，可是他的挣扎被父亲忽略了。陆道生没有觉察到，他正全神贯注地听着，听着，一阵沉重的皮靴踩在地面上，一阵枪柄磕碰着佩剑，以及任何一点轻微的声息，经过静寂之夜的扩大撞上心头，都给这老人带来极大的悸动。他仿佛觉得任何一点轻微的声响，都可能惹起老大的乱子，把马路上的日兵招进来，从此……

其实不只是他呢！附近的人家每一个都在默默地注意着，谛听着呵！他们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仿佛死神就在外面马路上飞着，屋顶上飞着，每个人的头上飞着，随时随刻会跳下来，把自己、妻小、家里的一切都攫去似的……

陆道生握得更紧了，好像要捻碎一件什么东西，把儿子的手捏得像胡萝卜干一样。小明痛得眼泪差点淌下来，再也忍不住了，但他又不敢叫嚷，生怕把外面的日兵引进来，于是他只得用身体去提醒父亲，一下把陆道生撞得惊跳起来。

“什么事？”他掉头来望了一眼，当他晓得并没有重大事情发生时，赶忙又旋过头去，紧紧地盯着黑洞洞的窗子，仿佛死神就在这个时候会突然打破窗子，窜进来把他们攫去！

小明把自己的手从无知的紧握中抽出来，他频频地搓弄着，糅合了哭丧和小孩子做错事的羞赧的神情说：

“我的手被你捏痛了。”

陆道生连眼睫毛都不眨动一下，惊恐地瞪视着外面。

小明叹了一口气，自语道：“娟姐还在外面，不知怎么样了？”

这会父亲听见他说的话了，慢慢地转过头来。

“玉娟还在外面，”他低声地说着，好像在咀嚼着这句话的意思，脸上的皱纹蚯蚓似的爬拢来。

屋内的电灯，许又为了燃料麇杂了太多的杂质吧，显得非常幽黯，把他脸上的皱纹映得更深刻更浓密了。这是一张和善的脸，在一对近视的眯眼睛下，有一个又红又大的鼻子和两片厚嘴唇，现在虽被恐怖憎恨的黯光弥盖着，仍不难看出和善和宽慈来。

他记起来了，是的，女儿还在外面哩。她是到赌场去上班的，刚出去不久炸弹就响了，周围被封锁起来了。她走出这块封锁区域没有呢？她会不会正是那些无辜的路人中的一个，被卡车押到日本司令部去了？他抬头望向窗外，那儿是一方漆黑的天空，什么表示都没有。

记忆带着不可克服的力量兜上心头；他记得上次“大新公司”封锁的时候，宝生的老婆在公司里买东西，没来得及逃就被日兵抓去了，从此讯息杳然，再也不见回来；他记得，在那次被抓的人当中，有一个大肚子的女人，为了拒绝一个日兵的糟蹋，被刺刀挑出肚里刚成形的五个月的胎儿，母子俩活活的被刺死；他记得，他的远房小姑在那次被强奸了，她虽又回到家里来，但在当天晚上就吞下手上的金戒指，含恨而死；这些事实竟然这般新鲜，强烈地被记忆着，犹如刚铸上心版似的。当陆道生想着这些时，不禁为女儿担忧起来。

“玉娟现在究竟在什么地方呢？”他想，“如果她现在已经离开这里到了赌场，那倒还好，万一她也被卡车载去了，这怎么办呢？她又是个单身女子，倘使……”他抖了一下，愈想愈害怕起来，两只眼睛定定地望着窗外，闪烁着恟惧的光芒。

小明心里满不高兴，嘴里咕咕哝哝的：又碰着这倒霉的封锁了。这有什么用呢？丢炸弹的人早就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却把一堆不相干的路人抓去！但最糟的是封锁期内的肚子问题。自从实行“粮食配给”之后，五天的米还不够两天吃，他们今天一天都是喝的稀饭！

如果今晚封锁不解除,明天就没有米了,那怎么办呢?他们不是要活活的饿死在这里吗?如果哪一天,(这一天是多么渺茫和遥远呵!)封锁解除了,娟姐也回来了。但她回到家来,看见的是饿死在家里的父亲和弟弟,那时候她会怎么样呢?他心里像塞了一团线,愈抽愈乱,愈想愈纳闷。索性走到窗前,向着外面偷偷地张望起来。

他们的房子就在马路边,什么都瞧得透透亮亮的。马路像两条死蛇似的躺在那儿,两旁的房屋成行的排列着,砌出马路白白的交叉成十字的形状来。天空像泼翻了墨:没有月亮,没有星星,黑黑的像一个锅底。马路现在什么都看不见了,黯淡的昏黄的路灯,要间隔得很远很远才有那么一盏,照着一小队刚走过的日本巡逻兵渐渐远去的影子。这就是上海吗?小明几乎不敢相信,这就是他生活了14年的上海啊!然而记忆又残酷地告诉他,这的确确就是繁荣的上海,而且他已经在这变色的黑暗的上海生活了三年了。

三年,这是多么悠长的岁月啊!他仿佛经历了三个世纪似的。以前,抗战以前,父亲经营着一家不小的工厂的时候,那是多么幸福的生活!但是,跟在幸福后面的是无比的凄苦和感伤,那工厂连同他们整家子的财产,在闸北漫天红的疯狂的燃烧中,变成灰烬了。从此他们失去了往日的快乐,开始走上惨淡的生活的征程。如今,他们吃着配给的户口粮,五天的还不够两天吃;他们烧着配给的煤球,一家子三天的煤球,还不够烧熟一顿饭;不时他们还要缴纳多少多少数也数不清的捐税;还要被封锁,搜捕连续不辍的威胁着,把他们榨得像人干一般;这是什么生活?什么样的生活啊!而他居然生活了三年,三年这么一段不短的岁月!

小明的脑子里,正还有许多想不完的东西要想。但一条黑影忽的打窗前掠过,把他纷至沓来的思绪打断了。一个人!他紧紧地攀住窗棂。窗子太高,使他不得不踮起脚尖来,眼睛睁得大大的望着那条影子。

是的,这是一个人,摸着墙蹑手蹑脚的走着。这是谁呢?谁敢在这严密地警戒着的时候走出来?他努力瞪视着,几乎眼珠都暴了出

来。但黑暗隐着那黑影的面貌，始终没法看清楚。

“爸，你来看，一个人！一个人！”小明一面向后挥着手，一面仍目不转睛的向外瞪视着。

陆道生像着了一刺似的，蓦地从沉思中惊醒过来。

什么？一个人？他冲向窗前，立刻他想起自己一千多度的近视，赶紧又回身来，在枕头底下摸出了一副老式的玳瑁眼镜戴上。

“你看嘛，呶，一个人！”小明微喘地说道。

陆道生把脸贴着玻璃，鼻子压得扁扁的，向外窥视着，嘴里不时地问着：“哪里啊？是谁？”

“你自己看嘛，哟，走了！走了！”

那条黑影突然离开这边墙根，越过马路要到对面去。小明的心里紧张极了，他把窗棂抓的唔唔呻吟，好像一失了把持立刻会因为紧张而倒下来似的。他看着那黑影急急地要想穿过马路，却又不敢发出声响来的那副艰难地佝偻着行进的样子，浑身血流都凝定起来了。

当那黑影经过发白的马路，在地面上拽动着清晰的长影子时，小明忽然叫了起来：

“赵师母！赵师母！”他如同一只受惊的小兽似的哆嗦了一下，“爸，是隔壁的赵师母啊！”

“赵师母？”陆道生不由自己的惊了一下。鼻子压在玻璃窗上快挤成一塌饼似的。虽然这样，他那深度的近视眼还是只能看见一个蠕动的黑影，分辨不出是谁来。于是他欹侧着头，脸在窗上移来移去，好像要磨穿那块玻璃把头支出去瞧个清楚似的。

黑影佝偻地走着，像一只弓起腰的猫。当她经过路灯时，陆道生看出来了：这是一个女的，穿着一套短棉衣裤，后面原先梳着一个发髻，现在头发都披下来了。一点不错，这是隔了三家门面住着的赵师母——赵文辰的妻子。

她今早不是还发着很高的烧吗？她为什么走出来呢？难道她不知道在这时候出来，要遭受日兵的枪杀吗？蓦地，他又想起赵文辰已经两天不曾回来了。但这和目前的事实有什么关系呢？难道因为他

没回来赵师母就冒着这生命的危险去找他吗？不会的！不会的！赵师母并不是傻子呀！那她走出来为的什么？为的什么呢？

陆道生整个脑子都攒了起来，依然想不出究竟。他紧张地盯着那黑影的举动，紧张得眼睛一阵阵发痛，不自主的流出眼泪，但他决不轻易眨动一下，好像眼睛一移开，立刻会枪声鸣响，可怕的事情会兜头掉了下来。

赵师母终于越过马路到了对面了。赵师母对这附近的情形是熟悉的。她知道对面有一条不曾被发现的巷子，可以走出这个封锁圈。可是，这时候——就在这时候，两声枪声，比炸弹还可怕的枪声，比魔鬼还残酷的枪声响起来了：一小队已经走过去了的巡逻的日兵，远远地咆哮着打着枪奔了过来。

“哎啊！赵师母跌倒了，被枪打中了！”一只手抓住了父亲的肩胛，好像抓着一样可以凭靠的东西一般，小明恐怖地叫了起来，“哦，不！不！赵师母爬起来了，好，她没打中，她没打中，她在跑了。啊！她跑得快极了，快！快！快跑进巷子去啊！”好像赵师母可以看得见似的，他亢奋地挥着拳头尖着喉咙叫道。

陆道生把近视眼睁大又眯起，但摄进眼帘的仍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这时他才深深地懊恼在年少时为什么不保重自己的视力了。他轻轻地跺着脚，催促道：

“你说哪，小明，现在怎么样了？”

小明的心被外面的景象慑住了，没有答话。沉默好一会儿锁住他们的嘴。只听得外面沉重的皮靴声，脚步声，以及撕裂人心的枪声，在夜空中恐怖地回响着：

“咯哇！咯哇……”

“崩！崩！”

整个宇宙就只有两种声音：一种是逃命者急促而又慌乱的脚步声，一种便是追捕者沉重的皮靴声和枪声。除此以外周围什么声音都没有了。

狗吠声忽然传来，这样突然，竟把那两种声音都淹没了。

“啊！不得了哪！他们把狗放出来了！三条！三条！赵师母！赵师母快跑啊！快跑啊！哎呀！爸，赵师母脚被狗咬住了，头颈也咬着，赵师母还在跑哩！又被咬住了，咬住了，爸，赵师母在挣，在呼，满头的血，跌倒了，不，又爬起来跑了，快！快！不……”小明两手一松，向后踉跄几步，扑在父亲身上轻声的哭了起来。

“爸，”他哽咽得很厉害，话都说不出来，“她……她被三条……三条狗拖在地上……一口一口的咬着，赵师母……要被咬死了……”

陆道生望着窗外黑洞洞的天空，一动不动。眼睛像火一样，和善的面孔忽然显得非常坚毅而且恐怖起来，这是儿子从不曾看见过的。

“你想什么啊？爸，”小明停止抽泣，略微有点吃惊地抬起眼睛。

陆道生木然地站着，仿佛在思索一个难解的问题，好久才说：“赵师母为什么要出去？”

“这……”小明沉吟着，“也许是去找她的女儿的。”

“红英？”

“是的。刚才没有封锁以前，我看见红英拿了钱跑出去的。赵先生两天没有回来，赵师母昨夜又发了很高的烧，她们今天一早都没吃的。刚才赵师母把一件卫生衣卖给收旧货的，自己走不动，叫红英去买六谷粉，哪知才去不久这儿就封锁了，红英就没回来。”

“那她是去找红英的？”

“大概是，就这一个女儿，赵师母最心疼的。这样一个小女孩孤零零撇在外面，赵师母怎能不着急啊！”

“不，这太笨了！赵师母不能这样做的。”陆道生心里刀割似的痛。他想起赵文辰前天早上出去的时候，曾经叮嘱他照顾她们的。现在，赵师母活活被恶犬咬死，红英又不知走到哪儿去了，赵文辰纵然不呵责他，但他怎能交代过去呢？一种良知的冲动突然涌上来，他正想拉开门跑出去，小明却一把将他拉住。

“爸，你上哪儿去？”

“我去把赵师母抱回来，也许还活着哩！”

“你疯了！外面现在全是日本鬼！”

这原是意料中的事，但人们在激情的时候，往往不考虑自己冲动的后果的。他怔了一下，痛心地用哭也似的声音说道：

“我怎样对赵文辰说呢？怎样说呢？”

陆道生走回来扑在床上，用手蒙住了脸，凄颤着声音说：

“为什么他们要杀害一个无辜的女人呢？为了贪婪去杀人，这是我知道的。如果站在面前是一头吃人的野兽！或者像野兽一样的人，我们杀了他，这也是容易懂的。但对于一个贫弱的女人，他们为什么忍心下手呢？而且是让狼犬一块块地把生命撕碎的！”

他忽然跳起来，急挥着手，好像把什么污秽的东西摔开似的。

“不！他们是连禽兽也不如的！一根骨头扔给野狗，它都会表示亲昵似的摇摇尾巴。可是我们给了够多的肉块，他们——这些日本鬼——却连我们的手指都要咬去！”

“爸，”小明仰起小脸，眼睛里闪射出稚气的光辉，“我知道，他们是毒蛇，每个牙齿都有毒的。”

“毒蛇！是的……但我们是一头象呢，他们将来会知道，梗住了喉咙是什么样的味道！”陆道生苍老的脸上折射出一片青铜似的光辉。一边在房里踱来踱去，一边不停地挥着他的手。

他重又走近窗前。这时，月亮打云隙中溜出来，撒下一把如同白银似的光芒，周围都豁朗起来了。赵师母的尸体僵硬地躺在对面，洁白的月光被黑暗染成灰色，悲哀地照临着她。日兵巡逻队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在这空旷的街衢里，空虚和悲哀益加浓厚，仿佛也变成像月光一般透明的东西。

离开窗口，陆道生沉重的坐下来，握着一拳愤怒，频频地用手碰击着自己的头。

“怎样对赵文辰说呢？怎样……唉……！”

“爸，这又不能怪你的……！”小明说，突然停止下来，惊骇地耸起耳朵。

外面，声音像半夜里潮水陡涨似的，一阵阵浪头冲上沙滩，把污

秽的腐物撒下，又退下去，但过不了一会，又重复冲击上来。

小明忽然推他一下。

“爸，你听！”

陆道生把手从脸上拿下，默默地听着。远处人声鼎沸，像热油里撒了一把盐似的，哗哗地喧嚷着。

“解除了！”

“解除了！”

“封锁解除了！”

“……”

一刹那间，马路两旁的住宅和店家，闪开一丝门缝和窗隙。当他们知道封锁确实已解除，便都惊喜地欢呼起来：

“解除了！”

“再不解除，我们饿也得饿死了！”

“刚才是捉到一个凶手吧？”

“是的，一个女的哩！”

“唉，活活的被恶犬咬死的。”

“作孽！作孽！”

“……”

陆道生把牙床磨得咕咕的响。凶手！把一个无辜的女人当作凶手！把一个贫弱的女人做那两个被炸死的日本鬼的陪祭品！这就是他们所要建设的“和平”？这就是敌人所夸耀的“圣战”？

“这些完全是吃血的野兽！”他愤恨地摇着拳头，恐吓地说，“他们不管谁是凶手，谁是冤枉，他们的眼睛只要看见血才满足！但是，这是百姓的血，是百姓血管中流放出来的，活着的人一定会记着！记着！”

他那双近视眼，暴满了血丝，变成愤怒的火焰，烛照着外面冥暗的空间，仿佛要把一切卑污和黑暗都一齐烧熔，小明觉得害怕起来。

“爸，你怎么啦？我怕！”接着他又好像要用什么来驱散父亲的愤怒似的，说，“爸，娟姐还在外面不知怎样了？”

陆道生从茫然中回复过来，这时他才又想起女儿玉娟来。他站起身，想出去打听打听女儿的消息，一阵烦躁突然袭上了他，这个念头又被打消了。

他显得非常苦恼，不住地搔着那微白的头，沮丧地说：“我怎样见赵文辰呢？我怎样见赵文辰呢？”

二

陆道生待小明熟睡之后，悄悄地走了出来。

这是一个没有火和光的深冬之夜，整个宇宙就只两个字：黑暗！封锁解除后的骚动，现在已经平静下来了。马路上死一般的寂静，人们忘记了适才的恐怖，在放宽的心情中走进梦乡，一切都寂然了。

这是一个多么幻灭的世界呵！一个钟点以前，死神还在这儿踟蹰着，人们躲在房子里连大气儿都不敢喘一下。而现在一切又和平时的深夜一样：静寂、寒冷、安定，仿佛这儿从来不曾发生过什么，以后也永远不会有什么发生似的。

寒风以刺骨的凛冽在周围呼啸着，无缝不入的窜进房子里来，使睡在梦里的人都意识到外面正是一个寒冷的世界。

陆道生刚拉开门，一阵不知从天上刮下抑是从地下冲出来的寒风，迎面扑打过来，使他立刻冒起浑身的冷疙瘩。他抖了一下，结果还是把门虚掩上，穿过马路走向对面去了。

现在他来到一具尸体的面前，尸体就是刚才被恶狗咬死的赵师母。她僵直的躺着，短棉衣裤撕扯得七零八落，露出一块块鲜红的创口和白肉。脚后跟也咬了一口，脚掌仿佛要脱下来似的吊着；鼻子咬去一大块，露出一个血淋淋的窟窿；身体上上下下咬了几十口，但致命的地方好像咬在头颈上，连喉管都咬断了。她的嘴唇歪斜着，显得生前曾经和痛苦挣扎了一会才咽气的。眼睛一只闭着，一只睁得大大的，定定地直视着暗邃的天空。

陆道生向周围环视一回，慢慢地跪将下来。他颤抖得很厉害，伸出那只瘦瘠的手，小心地摆正死者的头，手移上去，又企图阖上死者

那只大睁着的眼睛。但死者好像有什么不甘心似的，他的手一松，那似乎还残余着一点点微温的眼睛又张大开来。一阵寒意从喉咙冷到心底，陆道生禁不住害怕起来。

一声轻微的，轻微得几乎听不出的叹息，忽然打后面飘来，他怔了一下，随即猛地跳起。

“道生叔！”几乎和他跃起来同时的，传来一声轻唤。

“是谁在叫我吗？”陆道生不禁怀疑起自己的耳朵来，他不相信这时候还会有人在这夜深的马路上出现。那声音该是谁发出来的呢？是鬼吗？是赵师母吗？这么一想，立刻害怕起来。他想拼命地逃吧，或许能逃得活命，但转念间，鬼似乎有一个特性：人跑得快鬼也会追得快，从此就别想有生路了。于是，他一面在心里盘算着，一面猛地转过头去，他想鬼是怕阳气的，这样一来，许会把后面那可怕的鬼冲跑！

突然间，他那近视眼变得非常锐利，一眼便把站在后面的人认出来。

“赵先生！”他惊愕地叫道。

赵文辰慢慢地蹲下来，眼睛冒着可怕的光焰。他的脸冷静得像石雕的一样。不！石雕的脸上还有着雕刻者所给予他的感情的细纹，而他现在却是严肃的，无情的，甚至是冷酷的，仿佛目前的事实并不足以激起他的感情似的。

“红英妈！”他的齿唇哆嗦起来，“把眼睛闭上，安心地去吧！千万人会记住你是怎么死的！”

悲伤的意绪突然冲破镇静的土堤，汨汨地流出：

“你不要怪我，恨我，诅咒我！不！你不会的！你知道我这两天在经验着怎样一种新的生活！为了这，你无辜地被残害了，但为了这，无数人的力量又从疲劳的拥抱中苏醒！”

“生前你不知我为什么进日本纱厂工作，现在你该明白了吧？你为什么还瞪着我呢？在被迫害，被摧残，被杀戮，被血污的冤魂所充塞的死亡途上，你不是第一个，也决不是最后一个！你将来一定会